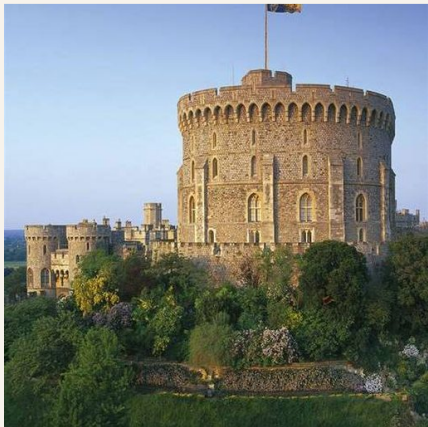


9月21日 | 溫莎城堡 (Windsor Castle)

先認識今天的英國王室，再走進一座把「城堡、王朝與國家」疊在一起近一千年的王宮



圓塔（Round Tower）站在最早的諾曼人工土丘上。今天看到的外觀並不是十一世紀原貌，而是一千年不斷重建後的結果。

溫莎城堡最值得先知道的事情，不是它有多大，而是「溫莎」這個名字今天同時代表兩件事：一座王宮，也代表目前英國王室的家族名稱——溫莎王室（House of Windsor）。1917 年，喬治五世（George V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激烈的反德情緒中，放棄原本帶有德國色彩的薩克森-科堡-哥達（Saxe-Coburg and Gotha）家族名，直接從這座城堡取名「溫莎（Windsor）」。從那天起，城堡不只住著王室，也把自己的名字送給了王室。

因此這一天和前幾天看古堡的方式不一樣。溫莎不是某一位名人的故居，也不是一個已經停止運作的王室遺跡。現任君主查理三世（King Charles III）今天仍把這裡當作正式王室住所和工作場所；國事訪問、授勳、接見與大型宴會仍會在城牆裡發生。

而地下與禮拜堂裡又躺著完全不同時代的君主：玫瑰戰爭的愛德華四世與亨利六世、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、被國會處決的查理一世、把王室改名「溫莎」的喬治五世，以及伊莉莎白二世。這些名字如果只是一排名單沒有意義；真正好看的，是每個人為什麼最後都被收進同一座城堡。

這一天的主線

先弄懂今天的王室是誰、為什麼叫「溫莎」；再回頭看這座城堡如何從諾曼軍事據點，慢慢變成王宮、騎士團中心、王朝墓園與今天仍在運作的國家舞台。

第一章 | 先認識今天的英國君主：查理三世到底是誰？

現任英國君主是查理三世（King Charles III）。他出生於 1948 年，是伊莉莎白二世（Queen Elizabeth II）與菲利普親王（Prince Philip）的長子。1952 年母親即位時，他只有三歲，從此成為王位第一順位繼承人；2022 年 9 月 8 日伊莉莎白二世去世後，他立即繼承王位，2023 年在西敏寺加冕。

他的妻子是卡蜜拉王后（Queen Camilla）。下一位王位繼承人則是威爾斯親王威廉（Prince William, Prince of Wales），也就是查理三世的長子。因此，只要先記住「伊莉莎白二世 → 查理三世 → 威廉」這條線，就已經能看懂今天大部分王室新聞。

但英國國王並不是像古代國王那樣親自制定政策。英國是君主立憲制：國王是國家元首，政府與國會掌握政治決策。國王會正式任命能在下議院取得支持的首相、主持國會開幕、對法案給予御准，也會接見外國元首與代表國家出席儀式；但政策由民選政府制定，國王一般依照部長建議履行憲政職責。

人物／制度	最簡單的理解
查理三世	國家元首；負責憲政、禮儀、外交代表與王室公共職務。
首相與政府	真正制定、執行公共政策，並對國會負責。
國會	下議院與上議院審議法律；法案最後由君主形式上給予御准。
威廉王子	威爾斯親王，現任王位第一順位繼承人。

為什麼這和溫莎城堡有關？

因為這不是「上一個王朝的城堡」。查理三世今天仍會在溫莎接見、舉行國宴與王室活動；走進城堡，就是走進現行英國國家制度的一個工作場所。

第二章 | 為什麼今天的英國王室叫「溫莎 (Windsor)」？答案就在這座城堡



維多利亞女王 (Queen Victoria) 本身屬於漢諾威王朝。她嫁給德國出身的阿爾伯特親王 (Prince Albert) 後，兒子愛德華七世 (Edward VII) 依父系家族成為薩克森-科堡-哥達王朝 (House of Saxe-Coburg and Gotha) 的君主。愛德華七世的兒子喬治五世在 1910 年繼位時，王室家族名稱仍然帶著明顯的德國背景。

問題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。英國從 1914 年開始和德國交戰，德軍空襲、傷亡與戰時宣傳讓國內反德情緒急升。英國國王本人卻帶著一個德國王朝名稱，政治上變得愈來愈尷尬。

1917 年 7 月 17 日，喬治五世正式宣布：英國王室從此採用「溫莎 (Windsor)」作為王室家族與王朝名稱。這個名字不是祖傳姓氏，而是直接取自溫莎城堡——一個一聽就和英格蘭王權、古老歷史與本土土地連在一起的名稱。

所以「溫莎王室 (House of Windsor)」其實是一個非常現代的選擇。它是在戰爭中重新包裝王室身分的政治決定，而不是從中世紀一路傳下來的姓氏。今天查理三世仍屬於溫莎王室。

再多一層：地名本身更早

溫莎 (Windsor) 這個地名可以追到古英語 Windlesora／Windlesore，一般解釋和泰晤士河岸、捲揚裝置或「河岸上的絞盤」有關。先有地方名，後有城堡；到了 1917 年，地方名又反過來變成王室家族名。

第三章 | 1070 年左右：威廉一世先蓋的不是王宮，而是控制新征服國家的軍事據點

1066 年諾曼征服後，威廉一世（William the Conqueror）成為英格蘭國王，但「贏得王冠」和「讓全國真的受控制」是兩件不同的事。他在倫敦周圍建立一圈城堡，其中溫莎約在 1070 年開始興建，用來守住倫敦西面的通道。

位置選得很精準。城堡站在泰晤士河上方高地，可以監視河流與道路；附近又有撒克遜王室的狩獵森林，對國王來說既有軍事價值，也有狩獵與王室生活的吸引力。

最早的溫莎是典型的土丘與外院式城堡（motte-and-bailey castle）：人工土丘上放防禦核心，旁邊以木柵圍出外院。今天的圓塔仍然站在那個人工土丘上，但現在看到的石塔與城垛，是後代一再重建的結果。

看圓塔時要分兩層

「位置」非常古老——它仍站在諾曼時代的土丘上；「外觀」卻晚得多——今天高聳的中古感主要來自後世，尤其十九世紀喬治四世時代的改造。

第四章 | 城堡什麼時候開始變成國王真的住的地方？

第一位真正把溫莎當王室住所使用的國王是亨利一世（Henry I）。1121 年，他甚至在城堡裡舉行婚禮。從這一刻開始，溫莎不再只是軍事基地，而是開始進入王室家庭與宮廷生活。

亨利二世（Henry II）在十二世紀後半把很多木造防禦改成石造，並在城堡裡安排兩套不同層級的王室空間：一套較公開，用於正式宮廷與國家事務；另一套較私密，給國王生活。這是很重要的變化——「國王這個人」與「國王這個職位」開始需要不同房間。

亨利三世（Henry III）又持續擴大王室房間、城牆與禮拜空間。到十三世紀，溫莎已經具備一座成熟王宮需要的功能：居住、辦公、禮拜、宴會、防禦與大量服務人員，全都在同一個城牆系統裡。

今天怎麼讀三個區域？

區域	歷史角色
下院（Lower Ward）	聖喬治禮拜堂、嘉德騎士團與宗教／騎士共同體。
中央區（Middle Ward）	圓塔與最早的人工土丘，是城堡最古老的地形核心。
上院（Upper Ward）	國事套房、正式接待與王室工作空間。

第五章 | 1215 年的大憲章不在城堡裡簽，但故事離溫莎只有幾英里

約翰王（King John）是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失敗國王之一。他和法國戰爭失利、稅負沉重，又和貴族衝突，最後在 1215 年被一群反叛男爵逼到談判桌前。

談判地點不是溫莎城堡，而是附近泰晤士河畔的蘭尼米德（Runnymede）。這個位置之所以合理，是因為國王可以以溫莎城堡作安全據點，男爵則能在河畔扎營；蘭尼米德成為雙方都能接受的中間地。

大憲章（Magna Carta）並不是今天民主制度的完整藍圖，最初主要處理國王與男爵權利，但它留下了一個極重要的原則：國王的權力也受到法律限制。後來英國憲政史不斷回頭引用這個觀念。

因此，來溫莎時可以把 1215 年看成一個很漂亮的反差：眼前這座巨大王權堡壘旁邊，恰好發生了英國歷史上最常被拿來象徵「王權不能無限制」的事件。

第六章 | 愛德華三世把溫莎變成「騎士王權」的中心

十四世紀的愛德華三世（Edward III）不是只把溫莎當家。他出生於溫莎，在英法百年戰爭中塑造出強烈的「武人國王」形象，也希望把王室周圍的最高貴族與軍事精英組織成一個忠誠共同體。

約 1348 年，他創立嘉德騎士團（Order of the Garter）。這個騎士團今天仍然存在，而且仍以溫莎為精神中心。君主是騎士團元首，正式成員人數有限；每年嘉德日仍會在聖喬治禮拜堂舉行儀式。

這就是溫莎和一般王宮很不一樣的地方：它不只提供國王住宿，也把「誰最接近君主、誰得到最高榮譽」變成固定制度。後面走進禮拜堂，看見旗幟、徽章與騎士座席時，那些不是裝飾，而是七百年政治榮譽制度仍在運作的痕跡。

嘉德騎士團可以怎麼理解？

把它想成君主親自授予的最高級「榮譽共同體」。今天成員不再靠打仗才能入選，但「君主親選、席位有限、在同一座禮拜堂有自己的位置」這個中古核心仍然保留。

第七章 | 聖喬治禮拜堂：不是城堡附屬小教堂，而是騎士團、王室婚禮與王朝墓園的核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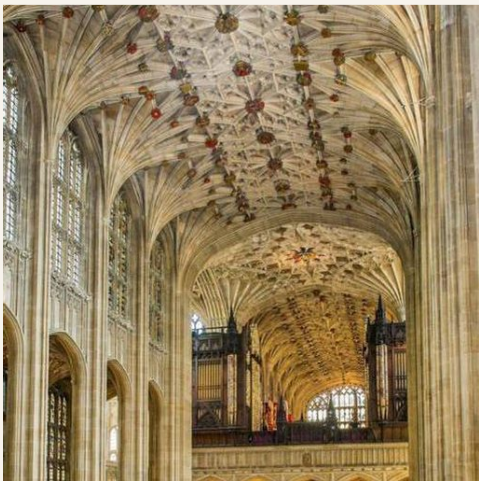
聖喬治禮拜堂（St George's Chapel）主要建於 1475-1528 年，是晚期英格蘭哥德式（Perpendicular Gothic）的代表建築。

現在看到的聖喬治禮拜堂主要從愛德華四世（Edward IV）時代開始興建。愛德華四世是玫瑰戰爭中的約克王朝國王，他不只需要一座更宏偉的嘉德騎士團禮拜堂，也希望替自己的王朝建立足以和西敏寺抗衡的宗教紀念空間。

建築最醒目的特徵是極高的窗、垂直線條與華麗石拱頂。走進去時，視線會自然往上被拉走；這種建築語言不是「厚重堡壘」，而是用石頭做出向上、明亮、近乎精密蕾絲般的效果。

今天禮拜堂仍然是一個活的宗教空間：嘉德騎士團儀式、王室婚禮、葬禮與每日禮拜都會在這裡舉行。因此看它時，不要把它當成「城堡裡的一個古蹟房間」。它其實是整座溫莎最有連續生命的制度空間之一。

第八章 | 抬頭看：聖喬治禮拜堂真正最難忘的是天花板



扇形穹頂（fan vaulting）讓石材像植物一樣從柱頭展開。這種精密結構與裝飾，是晚期英格蘭哥德建築最鮮明的特徵之一。

禮拜堂的扇形穹頂是最值得真正停下來看的地方。每一道石肋像從柱子頂端展開的扇葉，最後在天花板上交織成網。視覺上很輕，實際上卻是高度複雜的石造結構。

唱詩班席上方則掛著現任嘉德騎士的旗幟、頭盔與徽章。每一席都對應一個真實的人，因此這個空間同時把中世紀建築與二十一世紀王室制度放在一起。

也正是在這裡，家族旅行會第一次非常直觀地感受到：溫莎所謂「一千年」不是一排年份，而是古老建築今天仍被新的人、新的儀式與新的死亡繼續使用。

第九章 | 誰葬在這裡？先從玫瑰戰爭的兩個敵人開始

愛德華四世（Edward IV）是約克王朝的國王，也是興建今天聖喬治禮拜堂的核心人物。他在玫瑰戰爭中擊敗蘭開斯特派，兩度取得王位，1483 年死後葬在自己打造的禮拜堂裡。

亨利六世（Henry VI）則是他的對手。他屬蘭開斯特王朝，幼年即位，成年後政局不穩，最終在玫瑰戰爭中被愛德華四世推翻，1471 年死於倫敦塔。後來遺體被移到溫莎。於是兩個曾為同一頂王冠而戰的敵對國王，最後竟躺在同一座禮拜堂。

這就是王朝墓園最有意思的地方：它不會替歷史整理成「勝者一邊、敗者一邊」。戰爭結束幾百年後，敵對王朝的國王被收進同一個宗教空間，原本的政治衝突變成國家歷史的一部分。

為什麼要先認識這兩個人？

因為「愛德華四世、亨利六世」如果只剩名字，很難記。但把他們放回玫瑰戰爭——約克派與蘭開斯特派爭奪王位——兩座墓就突然有了故事。

第十章 | 亨利八世與珍·西摩：宗教改革的國王，最後和第三任妻子躺在一起

亨利八世（Henry VIII）是前幾天行程裡已經不斷出現的人物：為了結束與凱薩琳王后的婚姻、迎娶安妮·博林，他和羅馬教廷決裂，使英格蘭教會脫離教宗權威，並推動修道院解散。

他的六位妻子中，珍·西摩（Jane Seymour）是第三任妻子，也是唯一替他生下存活男性繼承人——後來的愛德華六世（Edward VI）——的王后。珍在生產後不久去世，1537 年被葬在溫莎。

亨利八世 1547 年去世後，也依遺願葬在珍·西摩身旁。他原本想要一座非常宏偉的墓，但計畫從未完成。因此這位在生前極度強調王權、改變國家宗教制度的國王，最後的墓反而比很多遊客想像得低調。

站在這裡可以想的一件事

亨利八世的故事在赫佛、牛津、西敏、白廳都會留下巨大建築與制度痕跡；到了溫莎，故事最後縮成一塊地板下面的墓。

第十一章 | 查理一世：從「國王天生有權統治」走到被自己的國家處決

查理一世（Charles I）和國會長期衝突，爭議涉及稅收、宗教與國王權力，最後在 1642 年引爆英國內戰。溫莎城堡被國會軍控制，成為軍事據點與監禁空間；曾經是君主權力象徵的城堡，反過來被用來對付君主。

1649 年查理一世在白廳宴會廳外被公開斬首。這是英國歷史最劇烈的政治斷裂之一：國王不是在戰場上死亡，而是經審判後由國家機器正式處決。

他的遺體最後被送回溫莎，安葬在聖喬治禮拜堂亨利八世的墓穴中。沒有巨型國葬，也沒有華麗王陵。把這一幕和昨天在白廳看到的宴會廳連起來，就會發現兩個景點其實是同一個故事的起點與終點：人在白廳失去王冠，遺體在溫莎被埋葬。

第十二章 | 查理二世復辟後，國事房間開始變成「王權重新回來了」的舞台

1660 年王政復辟，查理二世（Charles II）回到王位。他很清楚父親被處決後，王室不能只「重新住進去」；王權必須重新被看見。因此他把溫莎國事房間改造成一套精心控制的宮廷舞台。

宮廷房間有明確的接近順序：愈往裡走，愈接近國王本人，也愈代表地位。一般賓客可能只能進較外層房間；高階大臣、外交官或最受信任的人，才有資格一步步進入更私密的空間。建築本身就像一張社會階級表。

這種設計和 9 月 27 日梅費爾住宅裡的「主樓梯／服務樓梯」其實是同一個英國社會邏輯的宮廷版：空間從來不只是方便使用，也在告訴每個人「你屬於哪一層、你能走到哪裡」。

看國事套房時，不必只找金色

試著注意門與門之間的連續關係：一個房間不是獨立展廳，而是宮廷動線的一段。真正的權力感來自「誰能繼續往裡走」。

第十三章 | 喬治三世把家庭生活帶回溫莎；喬治四世則把整座城堡重新「中古化」

十八世紀前半，一些君主更喜歡漢普頓宮或肯辛頓宮，溫莎不像查理二世時代那麼熱鬧。到了喬治三世（George III），情況改變。他和夏洛特王后有龐大家庭，逐漸把溫莎重新變成重要的家庭與宮廷生活中心。

真正塑造今天外觀的，卻是他的兒子喬治四世（George IV）。1820 年代，他投入巨資重建城堡，刻意把圓塔加高、重新整理城垛與天際線，讓溫莎看起來比原本更「像一座理想中的中古王宮」。

所以第一次看到溫莎時最需要避免的誤會，就是把現在的外觀全部當成真正中世紀原貌。喬治四世活在十九世紀，卻利用十九世紀的建築技術，把王室歷史感做得更強。今天大家心裡那個「最像英國王宮的城堡」，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攝政與喬治亞時代重新發明出來的中古感。

這不是「假古蹟」

歷史建築常常就是不同時代一層一層加上去。喬治四世的改造本身也已經有兩百年歷史，現在它同樣是溫莎真正的一部分。

第十四章 | 維多利亞女王：溫莎從英國王宮變成整個歐洲王室網絡的客廳

維多利亞女王（Queen Victoria）1837 年即位後，長時間把溫莎當主要王宮之一。她的統治長達六十三年，正值大英帝國最強盛的時期；外國君主、外交官與政治人物大量來訪，溫莎因此變成帝國外交與歐洲王室社交的重要舞台。

她和阿爾伯特親王的子女又大量和歐洲各國王室通婚，所以十九世紀後半的溫莎經常不是單純「英國王室一家人」，而像一個跨國王室家族聚會中心。這也解釋為什麼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，英國、德國、俄國等敵對國家的君主彼此其實有近親關係。

也正因為這層德國王室血緣，1917 年喬治五世改用「溫莎（Windsor）」才特別重要。它不是憑空改名字，而是在維多利亞建立的歐洲家族網絡因戰爭變成政治負擔時，重新把王室身分拉回英國土地與歷史。

第十五章 | 喬治五世：把「溫莎」送給王室的人，也把王室帶進現代媒體時代

喬治五世（George V）1910 年即位。他的統治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、愛爾蘭政治危機、工黨崛起與帝國結構改變。和維多利亞時代相比，君主已經更明顯必須學會在民選政治、媒體與大眾社會中扮演「國家代表」而不是統治者。

1917 年他採用「溫莎（Windsor）」作為王室家族名稱，前面已經說過；在溫莎城堡本身，他又推動另一件很現代的事：王室檔案（Royal Archives）在他的統治初期正式建立，並把圓塔的一部分改造成保存王室官方與私人文件的永久空間。今天圓塔不只是城堡最醒目的地標，裡面也真的保存著數百年王室記錄。

喬治五世也懂得利用新媒體。1932 年，他第一次透過廣播發表王室聖誕訊息，讓君主的聲音可以直接進入一般家庭。這和 1917 年改名其實屬於同一種調整：王室要保留古老制度，也必須學會用現代方式讓自己被理解。

1936 年喬治五世去世，最後安葬在聖喬治禮拜堂。於是「溫莎」在他身上同時是城堡、王室新名稱、王室檔案的所在地，也成為他的墓地。

看圓塔時可以多想一層

它下面有諾曼時代的土丘，外觀被十九世紀重新塑造，裡面又保存二十世紀建立的王室檔案。單是一座塔，就已經把三個時代疊在一起。

第十六章 | 喬治六世與伊莉莎白二世：二戰把溫莎重新變成真正的家庭避難所

喬治六世（George VI）原本不是預定當國王的人。他的哥哥愛德華八世（Edward VIII）在 1936 年退位後，喬治六世才突然承擔王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和伊莉莎白王后（後來的王太后）留在倫敦面對轟炸，但兩個女兒——伊莉莎白公主與瑪格麗特公主——大量時間在溫莎度過。

因此，對後來的伊莉莎白二世而言，溫莎不是只用來主持國宴的正式王宮，也是戰時童年與家庭生活的地方。她 1952 年繼位後，在位七十年，成為英國歷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；溫莎一直是她非常重要的住所與工作地點。

2022 年伊莉莎白二世去世後，國葬從倫敦走完國家儀式，最後回到溫莎。她被安葬在喬治六世紀念小堂（King George VI Memorial Chapel），和父親喬治六世、母親伊莉莎白王太后、妹妹瑪格麗特公主，以及丈夫菲利普親王一起。全球性國葬最後收束成一個很小的家族墓室。

第十七章 | 1992 年大火：一座活著的古堡，燒掉之後到底要「修回哪一年」？

1992 年 11 月 20 日，城堡私人禮拜堂附近起火，大火迅速蔓延到國事房間。火勢持續約十五小時，超過一百個房間受到不同程度影響，聖喬治廳等重要空間嚴重受損。

真正困難的問題不是「把東西補回去」而已，而是：溫莎本來就是十一世紀到二十世紀不斷重做的建築，那麼被燒毀的房間應該恢復成哪一個時代？

修復團隊沒有假裝 1992 年從未發生。部分房間恢復火災前的歷史狀態，但像聖喬治廳屋頂，則使用傳統橡木工法做出新的大型結構。1997 年修復完成，結果不是「複製古代」，而是讓 1990 年代也成為城堡歷史的一層。

這正是溫莎最重要的保存觀念：它不是玻璃罩裡的遺物。只要王室繼續使用它，就一定會修、會改、會留下新的時代痕跡。

第十八章 | 聖喬治廳：現在的查理三世仍會在這裡招待國家元首



聖喬治廳（St George's Hall）今天仍用於國宴與大型王室接待。屋頂則是 1992 年大火後重新設計、以傳統橡木工法建成。

聖喬治廳最能證明溫莎不是博物館。今天國王仍可在這裡為國事訪問舉行宴會；長桌能容納約一百六十位賓客，座位安排、餐具、花卉與外交禮序都經過精密設計。

查理三世在溫莎也會舉行接見（Audience）、授勳（Investiture）、招待會與國事活動。近年的外國國家元首仍以馬車或正式車隊進入城堡，在上院接受儀仗與王室歡迎。

所以看這個房間時，最有意思的不是想像「以前國王怎麼吃飯」，而是理解：今天的英國仍然會在這個一千年城堡裡安排二十一世紀外交。中世紀城牆、十九世紀王宮與現代國家儀式，在同一晚一起運作。

第十九章 | 瑪麗王后娃娃屋：一個縮小世界，反而最能看出 1920 年代王室生活需要多少人

瑪麗王后娃娃屋（Queen Mary's Dolls' House）在 1920 年代製作，原本是送給瑪麗王后（Queen Mary）的禮物。它不是兒童玩具，而是一座極端精密的微型貴族住宅：有電燈、熱水、酒窖、圖書館、僕役空間、名家藝術與專門製作的微型物件。

它最值得看的不是「好可愛」，而是整棟房子如何把上流社會的分工縮小。主人看到的是餐廳、客廳與藝術；背後卻需要廚房、清潔、煤、酒、布草、僕役與大量服務系統。

這和 9 月 27 日梅費爾大宅裡的上下樓階級結構可以直接連起來：越華麗的生活，往往代表越龐大的「看不見工作」。娃娃屋把這套社會機器縮到可以一眼看完。

第二十章 | 到了現場，怎麼看才不會又變成「好多金色房間」？

第一，先看圓塔和地形。問自己：為什麼最早的諾曼人要把核心放在這個高點？這會把整座城堡拉回軍事起源。

第二，走進聖喬治禮拜堂後先抬頭，再看旗幟。天花板告訴你十五、十六世紀的建築技術；旗幟則告訴你嘉德騎士團今天仍存在。

第三，看到墓葬名字時，不要試著背全部。把愛德華四世／亨利六世當成玫瑰戰爭，把亨利八世當成宗教改革，把查理一世當成英國內戰，把喬治五世當成「溫莎」家族名稱的起點，再把伊莉莎白二世接回今天。

第四，在國事房間裡不要只看裝飾。想像門的順序、誰能進到哪一層，以及今天查理三世仍如何用這些空間做外交。

第五，看到「很中古」的塔樓和城垛時，記得喬治四世。今天最經典的「溫莎式中古外觀」很大一部分是十九世紀重新塑造的，而不是一千年都沒變。

如果最後只記得一件事

溫莎（Windsor）同時是一座地方、一座城堡和一個王室家族名稱。這三層在 1917 年被喬治五世真正綁在一起，而查理三世今天仍在同一座城堡裡繼續使用這個名字。

第二十一章 | 2026 年 9 月 21 日參觀前，實際上需要知道的事

項目	這次參觀的實用重點
城堡	仍是工作中的王宮；國事活動可能臨時調整部分開放區域。
聖喬治禮拜堂	星期一通常開放一般參觀；傍晚仍有宗教禮拜，參觀時間可能早於城堡其他區域結束。
中文導覽	官方免費多媒體導覽提供華語普通話，可直接使用。
半國事套房	官方 2026 資料只寫「秋季重新開放」，9 月 21 日是否已開放需出發前再確認。
圓塔登頂	2026 年夏末至 9 月 28 日有加購導覽；9 月 21 日仍落在公布期間。
大廚房導覽	2026 年夏季至 9 月 28 日有加購導覽，可看到長期供王室運作的服務空間。
步行	城堡在坡頂，內部距離不短；穿舒適鞋比「看起來正式」重要。

出發前再查一次

溫莎是工作中的王宮，臨時關閉比一般博物館更常見。出發前一天再確認皇家收藏信託（Royal Collection Trust）的當日開放資訊最穩妥。

主要資料來源

- 英國王室官方網站（The Royal Family）：查理三世、溫莎王室（House of Windsor）、王室家族名稱與溫莎城堡作為工作王宮的資料。
- 英國國會（UK Parliament）與英國國會研究資料：君主立憲制、國王與國會／政府的憲政分工。
- 皇家收藏信託（Royal Collection Trust）：溫莎城堡起源、歷代居住君主、國事套房、聖喬治廳、1992 年大火、瑪麗王后娃娃屋與 2026 開放資訊。
- 聖喬治學院（College of St George）：聖喬治禮拜堂、嘉德騎士團、歷代王室安葬位置與相關人物。
- 國民信託（National Trust）：蘭尼米德（Runnymede）與 1215 年大憲章背景。
- 溫莎地方歷史資料與地名研究：Windlesora／Windsor 地名來源。

照片只放在真正有助於「辨認建築或理解空間」的位置：圓塔、聖喬治禮拜堂外觀與內部、聖喬治廳。其餘部分以故事與簡潔表格為主，避免裝飾性示意圖干擾閱讀。